

## 形而上的鐵軌

瀛苑副刊

■文/南方樓主 圖/張佳宇

六月中，那是一個白雲會熱到蒸發的夏天，間接知道了二伯過世的消息，母親問我是否能前往弔唁，從最北的淡水出發到三百多公里遠的高雄參與喪禮，還得當天來回以應付隔天的考試，一個十年沒有來往的親戚喪禮與關係到轉系能否成功的期末考，不到十秒的時間，我選擇答應，因為心底早已期待有所改變了。這是一個機會，我這麼告訴自己。

父親是家中老么，兄弟姐妹都很照顧這位小他們十餘歲的弟弟，但那都是在爺爺過世之前的溫暖，為了爭家產，儘管流著同樣的血也照樣算計，官司一場場接著上演，法院傳喚單像秋天的落葉被風吹得凌亂不堪，那年他才20多歲。在眾多兄弟姐妹中，二伯和父親情感，是在那段風暴般的歲月中，唯一在親情之間存活的信賴，只不過那又是在二伯多次倒會之前的事了。

憤怒切斷了一切，好的東西也難倖免。

我請了一天假，突然覺得九成的身體變得透明與輕盈，拿著網路上訂好的車票前往台北車站。

早上六點四十分，捷運上有著許多穿著制服的高中生和一些穿著西裝的上班族，還有一個穿著西裝拿家裡的錢唸書過活的大學生，車內大部分的人似乎還沉醉在床與棉被柔軟的觸感而微微閉著眼睛，我則看著地板上那些菱形般不停抖動的光影，從一萬四千九百多萬公里遠的地方來到車廂裡賦予光亮，光影緩慢地左右飄移著，有點像是被

禁錮在這片被上萬人踐踏的捷運地板上，試圖掙脫這煩悶的沉重。

七點二十五分，我坐在不屬於我的座號上，一個人的車廂，沒有人會在意你坐哪個位子，正如窗外空蕩蕩的月台，沒有人在意你前往何方，我坐在窗邊的位置，翻開村上春樹的藍小說，然後合上，喝乾了罐裝啤酒，稍微睡了一下，醒來後已經到了嘉義。雖然說醒來，但意識就像九百度的近視般模糊不清，所以差點出現準備要下車的動作。

今天可不是要回家。

火車駛離的嘉義，被如湧浪般不斷沖刷窗子的風景所淹沒。腦海中油然升起一股無名的落寞旋繞不已，此時才讓我赫然發現原來自己潛意識中對家的思念與嚮往，從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，就像是沙灘上那些眾多被沙子覆蓋著的貝殼，正被人拾起。

眺望窗外不停存在又消失的風景，居然不知不覺又睡著了，或許是當時的天空藍得過於純粹，找不到可以引起注意的價值，眼皮就像宿舍桌上那本被夾著幾張考古題的會計學課本，無力打開。

十一點三十五分，火車抵達高雄，空氣中正瀰漫著快被點燃的熱與煩躁。

租了一台機車，騎往熟悉到可以閉上眼睛走路的元亨寺，位於壽山公園的半山腰，俯瞰著整個高雄市。

簡單的寒暄，遞上封面印著節哀順變的白包，師父們為亡者唸經超渡，期盼他們別在前往西方極樂淨土的路上迷失，只是有些人在還能擁有意識的生前就已迷失，又怎能期待離開後能找回來呢？經文到底是引導看不見的存在，還是安撫哀傷的親人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

看著一個大理石骨灰罈被放入狹窄的靈骨塔，這是一個人以物質形態存在最終居所；那扇小小的門在儀式結束後被關上，心窩深處突然竄出莫名的感傷，沒有話語可以形容，沒有文字可以撰寫，有如遠古猿人對死去同伴的悲鳴，對一種習慣性陪伴的逝去釋出單純的失落。

有鐵軌的聲音，輕微的鐵軌聲，「庫落庫囉……」的響著。

當然不是真的有那聲音。只是忽然有這樣的感覺而已。



「好多年不見了啊！應該也有六年多了吧！你變好多呀！時間真是一轉眼就過去了。」帶著金絲框眼鏡的堂哥說著。

「上次見面好像是堂姊的婚禮吧！這樣算來應該是十年了，堂哥近來好嗎？」

「還過得去啦，前年我老婆生了一個兒子，應該算是你的姪子喔！」他難掩興奮地說著，我看著他如赤子般真誠的眼神點頭微笑，他點起了一根七星，並示意問我要否。

「我不抽菸！」

「這很好啊！上癮了可就很麻煩了！」他對著高雄市吐了一口長長的煙。

離別前，他遞給我一張名片，某知名汽車公司的經理，「我知道你們不需要幫忙，但如果有我能做的，記得打電話給我，我們不是外人。」

突然，有一個意識的淡影漸漸滲透到身體裡，共鳴的愉悅，讓我悄悄地除去那些被時間磨碎了那些關於上一輩所遺留的沉澱，它們從鼓山區那段悠悠的愛河流向過去。

四點二十五分，高雄的月台消失在這在隨著地球不停旋轉的我的窗口，父親塔位上留下的指紋，在河岸公園釣魚的老先生，行人地磚縫裡還冒著煙的菸蒂，全部都和我一同融化在形而上的鐵軌聲中……

「庫落庫囉……庫落庫囉……」持續地響著。

站在晚上九點四十二分的淡水捷運站，我什麼也不想地望著對岸的觀音山在天空下婀娜的剪影中，慢慢清醒，原來他們早就不再是他們，我不再是我，距離已換了新的單位，丈量著不一樣的心，儘管過去與回來向量是零，但卻醞釀著不一樣的現在，未來儘管還是不連續，但卻也因能有所改變而讓人期待。

